

1499

艾

軒

集

五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七

宋 林光朝 撰

祭文

祭葉丞相文

年月日具位林某及同郡二十有二人謹以牢醴致奠
於故相國南陽公之靈嗚呼昨者城頭立馬如簇晝漏
未盡驚歎出屋昨者拜公長亭之上今夕何夕哭面相
鄉一躡里門便為陳迹穿市出巷為之失色從古遺直

雖然一辭唯知有公不知其私以是當路及此去位不待闔棺而後定謚萬斛之舟常若有餘異時房杜無事可書謂此東歸從公綠野所視後塵去如奔馬死生之頃於一轉袂不及他語惟索袍帶集聚殽核桑梓之恭胡不慙遺愁我心胸尚饗

祭宋待制材成文

二年夏四月庚子林某等以清酒殽餼之奠致祭於故待制莆陽開國宋公之靈嗚呼古之人古之人有耻獨

為君子者蓋謂其直己而不直人此豈惟一國之所敬
事也公於是人異世同調公不可見雖然相弔維是故
國傷哉耆舊視公八十如弗克壽公在迫卒未嘗改容
亦不自知如是為恭凡所屬託公則不受無一愧辭出
於公口藍田白璧索之天倪海內所寶我屋東西門無
雜弔我悲填膺何年尊俎有所典型尚饗

祭方岳州端立

三年春正月既望越五日乙丑同郡鄭耕老林某林褒

龔茂良劉夙劉朔以觴酒盤飧敬致祭於故已陵使君
方公三兄之靈嗚呼此邦之老德義所憑胡不少留悲
慨填膺維公嗜古如將弗勝役役求仁發諸友朋有錢
一囊過於珠玉昏暮叩門不復停蓄其視十萬如一梯
粟以我當然未為駭俗故人空屋無雀可羅公每一出
復此經過所遇羸疾以手撫摩惇稚得食於公為多湘
鄉客死要公一哭不見西軒亂我心曲寒食小蜡何為
可續公有長技憂憂如抽其在已陵乃如道州有是壯

思越我數籌垂死一曲聽者回頭如下急坂尚此停輶
尊酒來哭今者何夕一去山陰便為陳迹尚饗

祭曾經畧文

維淳熙三年春二月辛丑奉議郎直寶文閣廣南東路
計度轉運副使林某以清酒牲牢之奠敬致祭於經畧
敷文曾公之靈閩山接吟軒蓋闐闐越臺共事歲月翩
翩公今幾何曾未華顛徹我南海處此東偏帳下飛觴
如卷長川是中燕頤維公則然明日渡頭風絮滿舩公

此一去相見何年能飲此酒有淚如泉嗚呼悲哉尚饗

祭范諫議西叔文

年月日同年進士具位林某等敬致祭於故諫議蜀郡
范公之靈嗚呼客去岷峨欲見何時况復卮酒從此長
辭公下瞿塘萬里孤蓬一涉臺省百步生風公在時輩
子雲相如不得而親焉得而踈道州有道尚或棄去公
當衆流截然砥柱其位愈高其貌愈下曾謂逝者乃如
晝夜題名上層十年猶新一夕視公公為古人惟是餘

韻若撞巨鐘縱有宿草蜀山萬重我輩來哭散筍維物
莫問行舟痛連心骨嗚呼悲哉尚饗

祭劉正字復之文

年月日國子祭酒芮曄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著作
佐郎林某校書郎楊興宗太學博士呂祖謙敬為故參
議正字劉君復之一觴之酌以錢引百紙為壓祭錢寄
衢州官庫又以四十紙變易輕賫遣一力走墓下伯恭
謂可無數語某亦何忍聞此然終不可已凶問初來交

游哭於我即欲遣酌錢者一切謝去伯恭以為復之弟
兄所與友特可一二數此安可不使之與聞之已而三
衢不肯納此說如是逡巡又復累月此說今纔定於乎
千金之璧一或墜地悠悠陌上孰不悲惜况所謂志念
綢繆之人哉往此卮酒涕淚滿衣縱有宿草如何勿哭
尚饗

祭鄭湘鄉叔友文

林某趙伯達方秉白劉朔以四月既決越三日丙辰哭

湘鄉先生之柩於西郭以杯酒盤飧敬酹之嗚呼海內
豪傑沒滅不返酸痛冤惜其在我輩湘鄉文律如石鼓
泥蟠前者不及識湘鄉道真如嶧山野火後來不及見
湘鄉之名百代凌騰屈原賈誼文非不足而蹈道則未
也客有過長沙者評之乎三先生亦欲相與破夫褊迫
之度而為是衝揚眇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濱一夕
卮酒我思古人尚饗

祭陳西軒元矩文

元年秋八月庚申同郡林某以卮酒盤殮之奠敬致祭
於故長樂大夫西軒子陳子六兄之靈嗚呼訃者一來
涕下滿把欲語平生捉筆不下今夕何夕我輩俱來笳
吹未動空壑生哀同日師友如交一臂所謂橫渠子無
乃是風雅胚渾文字萌芽無際可尋自出一家我酌維
何寒泉秋菊三哭而返莫道胸腹宿草來時雖欲勿哭
如之何其勿哭尚饗

祭林萍齋商卿文

年月日同郡林某以盤飧卮酒敬祭於教授萍齋商卿
九兄之靈嗚呼死而易簣謂得其正吾子之死可以言
命學而干祿一世滔滔子於場屋乃如鴻毛自幼而壯
今又老矣鶴書屢下堅卧不起豪傑惟子異喙同辭若
為天矯所待何時不聞古者以是為高六合一籠又將
何逃解去褐衣未及三月所謂大倫無或玷缺我居柴
桑子來彭澤子一及門我有重客無妄之災行道悲傷
子於崔琳異時相望開元故事如將目睹或下筆札茲

焉悉數相逢戚嗟無書可傳旦暮之遇是豈徒然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亦有卮酒云何勿哭尚饗

祭陳撫幹季時文

甲戌之歲六月癸未朔越六日戊子同郡林某謹以盤
殮致祭於友人故撫幹季時五兄之靈嗚呼季時惟我
知君惟君知我十年纖悉異襟同抱我學甚迂敢謂多
聞直哉而諒曾是有君昔我去家手書滿篋我行徂夏
我旋逾月如何良朋雲駛川決慨然弗及當食而噎嗚

呼李時蘭水東西日莫雞豚平生之言吐而復吞人事
終盡短長勿論百年隔濶共此一尊嗚呼李時涉世孤
艱十年一折不肯低頭取笑同列見惡如逃見善如奔
所食者實其業以繁將以是道貽之後昆故人有子敢
不盡言尚饗

祭陳縣丞毅夫文

三十年春二月庚戌朔越浹日林某以斗酒一食且百
里致之故友人惠安丞君毅夫之靈嗚呼吾毅夫且死

矣傷哉可奈何傷哉可奈何凶問隔夕哭之廬下明日
不脫衰自三十里來郭外呼一二故游聚哭之及見諸
兄諸兄望我即哭嫂氏哭來前阿婦小兒俱哭哭已走
其舍百年父母牽衣大叫且相面哭之不絕聲既而謂
我言曰我兒似欲於若家約婚今其死視此為何語某
哽咽唯命隔日廬篆卜以吾仲氏之女不得卜今以神
蒿一束致之柩下請遺我以繇丘嫂阿叔叩棺拊心謔
呼而卜之繇曰可吾當以稚女而歸之季子決釋喪之

日取幣五兩更如是四五年且逮筭矣是為高堂末歲
綢繆之念得以過杯茶此吾心也卜之而吉此數語當
令他人見之其不爾當以此辭焚之靈座謹勿以語他
人也夫夫婦婦決非一日偶然者我則不敢知惟鬼神
能知之援筆涕下忍苦道此四十年胸腹之語其以此
終訣乎尚饗

三十年春三月庚辰朔越五日甲申靈車東下越四日
丁亥及垣林充季喬林某趙伯韶伯達劉洵直方秉白